



## 只為你眼底的雪峰：斑頭雁

● 呂昇陽\*

### 緣起

因為愛山，所以也曾追尋鄭愁予的〈五嶽記〉與奇萊山等幾座台灣的百岳名山。當我登上了玉山、雪山或站上了中央山脈的脊梁而躊躇滿志時，我不禁幻想，如果是置身在喜馬拉雅山或竟是珠穆朗瑪峰的峰頂，那將會是怎樣的一種奇異風光？唉！有點癡人說夢了，雖然我也曾有過徐霞客青山何處不可埋吾骨的豪情，但實際上卻是山情有餘，能耐不足，憶我在三千公尺以上的山屋過夜時，有時突如其來的高山反應總會讓我有吸不到氧氣的心慌，所以那片六千公尺以上的雪域畢竟是我此生不及的夢境。



\* 呂昇陽，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2021年1月12日，台灣野鳥史上發生了一件震古鑠今的大事，有八隻本該從青藏高原飛越喜馬拉雅山到印度度冬的「斑頭雁」，在幾波因負北極震盪所引發的強烈寒流之後，被發現出現在宜蘭蘇澳的「無尾港」溼地，然後在隔天又轉徙礁溪、壯圍一帶



的「湛水田」。這幾隻斑頭雁的殊勝，不僅因為牠們是台灣野鳥類史上的第一筆紀錄，最令人神往的是牠們是這世上飛得最高的鳥類，若說大部分的候鳥的遷徙只在一千公尺的高度飛行，斑頭雁卻須年年來去六千公尺以上的喜馬拉雅山脈，所以生物學家稱之為「地表上最嚴峻的遷徙」。只為了牠們眼底的雪峰，我於2021/01/18-19與2021/01/25-26兩

度自台南奔赴宜蘭，縱使徹夜、終日不眠，卻也不覺得疲倦。

### 初訪斑頭雁

2021年1月18日，我終於有時間到宜蘭尋訪斑頭雁。當我下午抵達宜蘭時，原本晴朗的天氣，在過了雪隧之後瞬間變得晦暗，偶爾還飄起了細雨。唉，這兩真下得讓人有些 blue，不過當車行到礁溪、壯圍一帶時，心情卻整個舒暢了起來，因為映入眼簾的是毗連千畝的「湛水田」，這是宜蘭地區，尤其是礁溪、壯圍一帶冬季特有的風景。當農民在秋天收割一期稻作然後種上綠肥田菁之後，便在九月底、十月初翻倒田菁，然後將水放滿稻田(可以抑制雜草，涵養地力)，休耕到翌年的二月，然後再開始春耕。所以整個冬季，數千畝的碧水如鏡，映照青山，也映照天光雲影，既美得坦蕩遼闊，也美得詩情畫意。然而在首見湛水田的歡欣之後，我又漸漸覺得有些忐忑了，因為人生地不熟，車子鬼打牆的繞來繞去，有些擔心在天黑前沒能尋到斑頭雁的蹤跡。所幸在下午三時終於找到斑頭雁棲息的田區，牠們或在田埂或在水域，一派悠閒自在。



嘿，終於見到本尊了，我可是不遠千里而來啊！此刻目擊道存，所有的奔波也就值得了。

斑頭雁在這裡主要是吃田埂上禾本科和莎草科的青青嫩草，也旁及其他草花，而透過斑頭雁的選擇與帶領，我們也就看到了目前蘭陽平原湛水田裡最富生機的田埂之所在。透過長鏡頭的微觀，我驚喜的發現原來雜草不只是雜草，它們會開花的種類遠超過我的想像，不管是菊科、毛茛科、柳葉菜科或馬鞭草科等的野草，縱使在氣候凜冽的新曆一月，依然花朵繽紛。在此間，最是季節限定的花鳥圖是斑頭雁穿梭在開著小黃花的「石



龍芮」(毛茛科屬)的小花株間，掩映成趣。而這些草花不管是一年生或是多年生，不管是原生種或是外來種，它們共同點綴著這田園的美麗與生態。因為在多樣性的田埂草花中，才能吸引、生養寄生蜂、長腳蛛和可愛的橙瓢蟲等益蟲，而這些正是水稻田間如飛蟲、葉蟬等害蟲的天敵。所以營造一個花草繽紛的田埂，不只美觀，也友善了野鳥、昆蟲並同時救贖了我們因農藥過多而日益僵化的農地。

也許斑頭雁也被此間繽紛的田埂所吸引，所以牠們最愛在這綠毯上漫步了，整個田埂都是牠們的覓食區，像割草機般，牠們從田尾一路往田頭吃過來，其間可以從容地掬飲、理毛、打盹，然後再一路吃回去。有時一公一母兩兩一組，情深義重；有時化



零為整，一隻捱著一隻，然後八隻魚貫地走在筆直的田埂上，朝農路邊的你而來(十五公尺是牠們與人的安全距離)。整個田埂就像是個伸展台，雖然我們的主角體態渾圓，但走起路來卻又搖曳生姿，可愛有趣。斑頭雁走在萋萋芳草上，取食只在俯仰之間，並沒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的艱辛，此處便是牠們當下的樂土，一切都顯得優游自在。我不禁忖度著：斑頭雁來到蘭陽平原，到底只是匆匆過境？還是會留下來度冬？我見其大有「此間樂，不思蜀(印度)」的快意與安適，或許牠們會繼續留到仲春的北返時節吧！

當我初訪斑頭雁歸來，也就一頭栽進了對牠的身世與來歷的探索。牠們在青藏高原湖泊的繁殖地與印度平原濕地的度冬區都有其獨特的地景，而今落腳在宜蘭的地景就是冬季的湛水田與草花田埂，這畫面應是過去外國攝影師在拍攝斑頭雁時所未曾出現過的。而這也是為何堅持要為牠們在宜蘭留下寫真的原因，因為這些畫面不僅具有生態的意義也別具美學的價值。

在以斑頭雁為主角的這些風格獨具的蘭陽畫卷中，有時在天時地利等機緣俱足的



情形下更能有一番倒影之美。若說斑頭雁在田埂吃草的畫面是生態的，倒影則是心靈的，是《老子》的水靜則明，而況精神。當你對這倒影體會到水靜則明，體會到明心見性的虛靈時，這倒影就不會是玩弄光影的鏡花水月而已，它亦可以是《金剛經》上所謂的「真實不虛」。斑頭雁飛來台灣自然有其宿世的因緣，從牠們的遠祖開始，年復一年飛越喜馬

拉雅山，也就註定投影在印度佛教與藏傳佛教的世界中；所以斑頭雁在累世的輪迴裡，除了見證珠穆朗瑪峰亙古以來的風雪，或許也見證了佛教從世尊以來曾有的繁榮與滄桑。

